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六十)

木爾茲著

伍光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史想思洲歐紀世九十
冊六十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原 著 者

J. T. Merz

譯 述 者

伍 光 建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霖 沈抱秋 黃競生)

第十一章 思想之統一

一

哲學思想史，如不佞於前數篇中所勉力追叙者，即在將全部論題分爲若干多少獨立之部分而討論之。哲學上之大問題——萬物之次序或關係——即曾被分爲各種特殊問題者也。若整個之中而有絲毫統一，則此統一大體即在於各問題間之相互關係。此種論法曾經近代史家採用，並非本書之所獨創，至其原因則甚繁瑣，下文所述特其犖犖大者而已。

一、哲學之諸多專門問題

二、相對之重要之改變

第一，本書前所論述之諸問題中即有若干問題於十九世紀之間引起一般的興趣，其實曾引起通俗的興趣；就中且有若干成爲現代辯論劇烈之問題。反之，其他問題一時之內又退藏於密而幾於湮沒無聞焉。若論前者，則社會問題即係最重要而曾引起一般人之注意者。與社會問題相連而並不較社會問題爲不重要者應推倫理問題與宗教問題。反之，自然問題與審美問題皆係較不受人注意之哲學問題。由多數思想家觀之，除本書前兩卷對於自然問題所勉爲之科學的論述以外更無所謂自然哲學。至於美學——藝術與詩之哲學，居今亦不受人歡迎，且多數人之意見皆以爲從哲學立場討論此類問題即非完全無用，然爲用蓋寡。由今觀之，關於自然哲學及美學所遺留之些微興趣更易以歷史的分析滿足之，而此歷史的分析或爲純粹敘述的或爲純粹批評的；至於此類批評之標準則非憑抽象的推理決定，而乃於詳細研究古今偉大作家之傑作後決定也。

三、專門主義

第二，不佞嘗言除晚近思想以外所有十九世紀之思想皆有一種專論明白

確定之論題之趨勢，初不問此類論題之爲科學的及歷史的研究或爲有實際利益之特殊問題也。且就自然科學而論，縱因實際利益之壓迫，此種思想分化之趨勢曾遇一種反動，然在哲學思想領域之內，此種反動迄未曾生。哲學雖係所有各種自然科學及歷史科學之鼻祖，而其採用後者之方法及觀點，則爲事至緩。原哲學專家於科學上及歷史上之分化，已成爲常事之後，始漸出現，今則有似哲學問題上之思想統一儘可靜候，其他較爲狹隘之領域已有一部分統一之時者然。然則哲學上之大問題之化爲各種特殊問題，在相當範圍之內，不啻對於時代精神爲一種貢獻矣。雖然，事有無可疑怪者，此種思想分化之方法於討論哲學問題最難令人滿意，此則各國各反對派哲學作家漸知之矣。「原註」不佞於本書第二卷回想文中提及科學之一般所謂狹義之科學，一解作根據觀察以完，釋義，測量，及推算之精密智識；而將此一般的默認放棄，統統一自然智識以完，釋義，測量，及推算之精密智識；而將此種工作付與哲學以爲之哲學責任思想之一種主要思想，因及智識，且雖。至於哲學而思想主不能同樣解除此最高之哲學責任思想之一種主要思想，因及智識，且雖。至於哲學而思想主

要問題分爲特殊問題，然不應永久懸即此種各章後之特加一章，則以屬顯答下。列既已如此，吾人自應於上文，討論不特殊永久懸即此種各章後之特加一章，則以屬顯答下。列既已

題：本世紀於闡明，理解，或解決此一主要問題上有何成績乎？斯賓塞之格言，科學爲一部分統一之知識而

哲學爲完全統一之知識，或係該思想家所發之無可辯難而最得人認受之格言之一，卽在今日該思想家個人所倡導之統一方法幾於無人承受之時亦復如此。假今吾人可謂現代渴望達到思想統一之境，則同時吾人不得不認現代未臻思想統一之境，甚至未近思想統一之境。就此點而論，此與一百年前之事態迥不相同。

四、求思想統一之失敗

同。

雖斯賓塞所引用之名詞——知識及思想之統一——頃已到處風行，然此

一名詞不過表白前代曾以他名詞傳述者之一法耳。前代人亦曾道及哲學系統，亦曾產生哲學系統。過去三十年間則未曾產生何種有創見之系統。反之，吾人耳所聞口所誦者多屬思想上一元論之趨勢；定期出版物及論文先後刊行，皆爲表白此種趨勢。以是之故，吾人敢言十九世紀初葉最高哲學思想之特質爲系統的；

五、單元主義之趨勢

十九世紀末葉哲學之趨勢——非哲學之特質——大部分爲一元論的。新名詞

之採用與舊名詞之捐棄表示哲學思想自身正發生一種變化，此種變化吾人不妨一論述焉。

假今吾人暫時專門研究十九世紀德國哲學思想，則吾人深覺上述之對照最爲顯著。方十九世紀初葉哲學上之系統相續而起。康德之哲學雖不自稱爲一種系統，仍於哲學界中佔一至高無上之位置。數思想家以爲康德哲學渴求一種系統因思所以與之，自來印侯特第一次企圖之後吾人目見尙有其他各種企圖，例如克努（Kant）之企圖及日後佛來斯（Fries）之企圖皆是也；其次則費希特，謝林及黑智爾之系統的工作復接踵而起，而後者實造系統的興趣之極致。就赫爾巴特及叔勒馬茨兩人而論，此種哲學的興趣，雖依舊活動但較不顯著，雖然降乎叔本華之身又趨於極端，叔氏之哲學系統在該系統爲一般人士所理解並領略前四十年已告完備矣。同時吾人能於柏尼克一類之作家追究哲學問題之系統的論述之破裂，柏尼克氏既受赫爾巴特，英國思想，及積極科學之影響乃德國

第一重要作家依英國當日流行之方法將哲學上之特殊問題，如心理學問題及邏輯問題，作爲專門學問研究者也。此種系統的哲學之瓦解在德國更因引進諸大哲學系統素鮮注意但又須從理論方面論述之其他問題而益甚焉。卽如佛來斯以及他人曾倡導人類學，叔勒馬茨曾於積極或耶教之基礎上創立宗教哲學與道德哲學；其他如罕托布爾 (Wilhelm Von Humboldt) 則攻語言學，而語言學家及哲學家紛紛步其後塵。其次法律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無不分別討論，與系統的思想之中心問題只有些微之關係；最後吾人有精神物理學。

因此種種影響，且緣此種哲學的興趣之擴大，苟非系統一詞改變意義，則系統的哲學漸不可能矣。而此改變的意義首先完全而又明白出現於陸宰之身。夫推演一種系統之企圖乃陸宰一生最後一種之成績最足以表示本期哲學思想之特質。其思想之系統化乃於其生涯之終實現而且並不完備；若夫費希特，謝林，黑智爾，叔本華之徒則系統之原理及方法皆首先出世，日後所論大半爲解釋或

應用而已。系統的討論之舊觀念，如見於叔本華名著中者，仍存於哈爾曼著作之中，蓋哈氏於其初期大作之中亦先提出其主要之系統化原理，而其日後文字生涯不過依據此種原理討論各種特殊問題或特殊論題，明白確定此種原理，並防護此種原理以免受人攻擊而已。

反之，德國最後哲學系統，馮特系統，亦猶陸宰系統乃於該作家刊行科學論文及哲學論文之後方始行世。「原註」一八八五年馮特年五十七歲，始刊行馮氏所著之生理學，心理學，較爲重要之論著，及倫理學之論文。自一八五八年以降，樂氏先後問世矣。馮氏較爲重要之著作，皆有英譯本。是故若智識之統一

乃哲學之工作之概念係斯賓塞首先爲英國讀者明白標舉，則一種同樣而較爲繁難之工作——思想之統一——係由陸宰於二十年前首先爲德國學生明白標舉，且陸宰對於哲學工作所抱之見解雖大體未曾得人認可，然居今尙足以引起各派思想家之注意云。

七、陸宰之居

是故吾人於追溯十九世紀間思想統一之企圖時苟能於陸宰於十九世紀

中地位

間所築之基礎上取一位置而後從此位置瞻前顧後以察其與前期及後期完成此種最高哲學工作——思想之統一——之種種努力有何不同，則於吾人大有裨也。且爲使吾讀者明白了解此中心哲學問題之討論上所發生之變化及發展起見，吾敢直言當十九世紀初葉之時哲學上之思辨全在於推求統一之原理，降乎十九世紀中葉則在於推求統一之方法，迨十九世紀末葉統一之原理與統一之方法兩俱搖移不定之時則在於推究統一之必要及目的。換言之，當夫一種推理而得之信條之主要觀念與夫推求此種主要觀念之方法愈不確定之時，士子益覺有推求此種信條之必要。凡茲所言自多關於德國思想。「原註」此種思想，由觀或世界觀（Weltanschauung）一書之中。是書之副標題爲「哲學與宗教」，共有論文十九篇，內十篇關於哲學，九篇關於宗教。此不但足以表示現，代人對此二科所感之興趣，且足以證明時人所用以滿足此種興趣之方法至不一也。雖只有一投稿者，古德勃勒教授（Professor Carl Güttler），提及陸宰之目的，然以科勒博士（Dr. Frischelien-Köhler）曾於序文之中明告吾人精神，科學專家之系統第一卷之結論也。至於本卷代表一篇長文字由觀說之型式（Die Typen der

其精神科學之基礎 (Foundation of the Mental Sciences) 不過此書序文確具底蘊。其後對於事實及事故之敘述與文化系統不同，皆由於個人說之所心充溢之類神心。後者專論精神科學之固一切使創其研究對象與前述一段文字係之，他方面以爲此種科學或哲學解釋則專心在探求此種判然觀小分字離之概念，或以此書爲第一段圖謀之一種，且與近代思想相合之證方法之解決此。一凡問題也。放棄黑爾智爾之言，早已料及四十年後底爾其形式論著與底爾其學派所代表之成哲者也。近世思想運動史。至於關係讀者可閱於法爾堡至堡教授度不佞後當數陳。關於陸宰說與學，批評於雜誌及哲

就陸宰之地位而論，吾人深覺此種地位已經陸氏自身之著作與演講爲之

確定。而其哲學通論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演講之註解中確定最爲簡

明。次於「原註」根據梭尼茨所集之資料與歷史（見美學原理附錄）此期演講第一

人，則當日聽衆之比例似，聽衆共六十人。夫當日格丁根大學演講聽衆不過七百。教不哲久學人數減少漸，但在衆歡迎。七年此外尚有戰爭之後注意人數忽又激增，丁根生理學及

之中哲學通論一語常與知識學一語互用，日後通論二字完全不見，所有演講廣告僅標「邏輯」字樣云。陸氏之地位如下：『一

般文化及分立科學原含有無數假定，而此類假定之起源甚為隱晦，因假定乃諸多經驗互相比較而成或僅藉此類經驗而始為吾人所知。夫此類假定既用文字發表矣，吾人往往不研究其起源，意義，及有效程度而採用之。而日常生活與科學即依此方法利用因果，質力，目的與手段，自由與必然，軀殼與靈魂一類之概念；祇以缺乏此種研究之故此類概念往往互相矛盾，因不能確定此類相反之假定其有效程度如何也。因此之故吾人可以正式說明哲學之工作在使一般文化上之零星思想統一而又一貫；追究其源，探尋其果，聚之而銷其矛盾，合之使成一種宇宙觀及人生觀；雖然，大體亦不過欲將科學上與實際上採作原理之上述一類概念作為特別研究之題材而決定其有效程度如何而已。哲學一部分即係指稱為此目的而行之一種研究之名詞，一部分即係研究所得結果之系統的說明也。』

八、
陸宰之哲學界說

既下定義，陸宰即進而討論哲學推理之統一，方法，及原則。氏謂希望統一之

心理與夫一種統一原理之探求往往言過其實；因原理之統一自身即係一種假定也。但若吾人於思辨之時假定兩種或兩種以上之原理，則吾人仍須證明此不同之原理如何互相影響而發生一種關係，吾人必須假定凡係一世界之每一世界皆有之者。且陸宰尤反對假定一種方法之統一。誠以此種假定既非必須亦無理由。其實爲吾人研究起見，吾人反應主張吾人有『應用任何方法之完全自由，而此種方法或於吾人於所有實在間所佔之地位由直路或曲徑引導，吾人確實了解該種實在者。』雖然，每種研究不但假定斯世有一種真理存在，且假定吾人擁有思想法則使吾人能藉一種必要之方法從一種假定的真理推究其他有一種確定意義之真理者焉。

吾人今可以陸宰所取之態度與曩曾影響所有近世哲學——尤其德國哲學——之態度——即康德早年之態度——相比較。吾人於此發現二者有全然相同之處，亦有顯然相反之處。康德與陸宰兩人皆從考慮哲學推理之可能及方

法着手而開始其思辨，但康德極重視此種預備工作或批評工作，至忘最後之目的——思想之統一與系統化。此則彼允於未來之系統中發表——但此諾言迄未實踐耳。雖然，陸宰認定所有重要哲學問題康德之批評的著作皆已討論，而康氏所允諾之系統即使告成亦不過將各篇批評中所得之結果另依他法作成一種闡明而已。但陸宰亦認彼自身及康德派研究哲學問題之方法難免陷於循環論法之錯誤。人類理性必須評判其自身之說述之真偽，而其爲之也卽以此中若干說述爲評判之根據。因此之故陸氏以爲哲學工作在使吾人之全部見解及全部觀察聯絡一致，至於此種一貫之全部達到之後有無一種客觀的實在恰與事物之真性相當則陸氏暫不置答。康德則已於第一篇批評前半部中得到結論謂事物之真性卽所謂物自身者非吾人推理力所能及，誠以吾人之知識根據一種複雜而又往往不相關連之主觀經驗而且因此只涉及外觀。此蓋純粹現象的而非實在的也。

康德第一篇批評中所得之此種結論當時即曾引起非常之注意，且不但引起劇烈之反對而又引起一種長期興奮之努力以探求康德所認為不能達到之物性或『物自身』。此遂使人忘却康德思辨其他較為有用之方面，而陸宰即曾於相當範圍之內欲依赫爾巴特所指示之方向折回於此一方面也。此種折回係由一派思想家明白宣布而該派思想家少受陸宰思辨之影響且力使哲學的興趣趨於他途而將哲學上之中心問題——思想之統一——之討論暫置不問焉。

陸宰心中既以思想之統一為哲學上最後最高之問題則彼對於費希特，謝林及黑智爾之唯心論所表示之同情自較其對於赫爾巴特及弗黎斯(Fries)之門徒及新康德派所提出之個別哲學問題所表示之同情為多。如彼自身所云，於其各種著作之中，尤其於小宇宙之中，系統的興趣多被忽視，僅於最後一卷之第三部中論萬物之關係時重又一見。蓋其科學研究及醫學研究使彼感悟思想統一只能以事實為根據而後達到，而此類事實須從科學，歷史，美術，及詩歌諸大領

域採集之也。方彼於實行此概括研究之後謀集其所得之結論爲一有系統的整個之時彼不得不承認此系統的形式不敢自居爲一種系統化與十九世紀初年大思想家所企圖之系統化相同者，蓋此不過表示其哲學著作與通俗著作所利用之各派推理如何可合而成爲一種統觀，而此統觀自含有一種個人的與主觀的性質也。且此種最後而又最爲重要之系統的企圖始終如此，換言之，始終呈零亂的指示及暗示之形式，且更甚於此，誠以爲此最後之系統的企圖者在有時間草其系統之第三卷前即轉而之他也。但正如陸宰之批評康德，其所允諾之系統並不包含何種基本之貢獻爲吾人不能從其初期著作推究而得者，或至少不能從其早年之著作推究大概者。

一〇、康德激發
兩個統一的
見解

然則就思想之統一而論康德之著作引起兩種之改變，一種屬於前期，一種屬於後期。前期之改變關於康德哲學之雙元主義，謂此爲不可容忍，且思搜求一種較康德所從着手之地位爲高之一種原理以消除之。此種兩元主義顯屬於康

德之判別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而一種解決則見於康德於第三篇批評所爲之一種提議，康德於是篇之中討論美術問題並謂世界上目的之觀念乃一種調整的原理，深思之士於其研究純粹偶然的關係或機械的關係之時可以利用者也。費希特與謝林兩人皆從康德此種後來之指示着手，而來印侯特氏統一康德思想之企圖則以第一篇批評中所含之純粹理論的發揮爲限。此種純粹理論的興趣或吾人可稱之爲本質上科學的與邏輯的興趣，重見於黑智爾系統之中者範圍更廣，而黑智爾系統之完成則在該作家完全吸收費希特與謝林兩人較無系統之著作中所含有價值之提議之後。此類有價值之提議可以概括爲兩種概念，而此兩種概念當十九世紀之時曾以各種形式一再表現，而且見於康德哲學或全無關係或少有關係之思辨的論文之中。此類概念爲人心之活動原素與宇宙及人生之美術的及詩歌的概念。前者得費希特於其人類意志第一之學說中切實主張，且其主張較康德尤爲強堅；後者則乃謝林早年著作之主要特徵也。